

中国民间文化



吴越地区民间艺术



ZHONGGUO MINJIAN WENHUA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上海民俗学会 学林出版社

DI 13 JI

中国民间文化

——吴越地区民间艺术

1

1994

(总第十三集)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编
上海民俗学会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113号

特约编辑 郑土有

封面设计 戴定九

中国民间文化(94/1)
——吴越地区民间艺术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上海民俗学会^编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80510-974-5/I·355.

定价: 8.00元

《中国民间文化》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姜 彬

副 主 编 王文华 陈勤建

编 委 王文华 任嘉禾 陈勤建

罗永麟 郑硕人 姜 彬

魏同贤

编辑室主任 郑土有

目 录

●中国吴越文化民间艺术研讨会论文专辑●

●吴越神话研究

- 越地鸡形盘古神话与太阳鸟信仰陈勤建(1)
- 羽人神话: 鸟图腾崇拜的变异金永平(15)
- 浙江防风神话述论张爱萍(30)

●吴越民歌研究

- 吴越民歌色彩溯源马 驥(38)
- 吴越神歌艺术特征初探顾希佳(58)
- 数数珠玑 妙趣无穷
——论民歌、对联、俗语中的数词史舒薇(79)

●吴越民间舞蹈研究

- 吴越舞蹈文化嬗变中的关节点与发展
 高峰吴露生(87)
- 苏南民间舞蹈的吴越文化特质崔世莹(96)
- 试论吴越民间舞蹈与稻作文化的关系金天麟(103)
- 《扫蚕花地》与蚕花文化何惠芳(114)
- 从吴越民俗民风看“跳竹马”的艺术特点陈康荣(124)

- 上虞鬼舞窥论 石元诗 刘育平(131)
- 金华民间舞蹈中的巫风遗存 潘庭干(143)

●吴越民间戏曲研究

雩戏的起源、流向及其在浙江的遗踪

- 吴越雩戏文化初探 徐宏图(153)
- 试论浙江戏曲文化的源流与特征 胡芝凤(172)
- 论民间小戏的民俗特征 段友文(180)
- 舟山锣鼓探源 金 涛(191)

●吴越民间文化研究

- 浙江民间剪纸浅论 余东东(197)
- 吴越稻作文化与民间米塑工艺 莫 高(209)
- 浙江巨烛工艺及其风俗 洪国荣(218)
- 兰溪茭白船的渊源及其习俗 施怀德(227)
- 浙江民间圆木器皿的民俗审美价值 刘文沪(233)
- 古越腹地的神秘文化
- 磐安“炼火”习俗初探 赵登贵(236)

●书评与动态

民间文学四十年研究的新成果

- 谭达先新著评介 涂 石(244)
- 拓展一个新领域
- 简评《仙话：神人之间的魔幻世界》···陈 力(248)
- 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袁士祥(251)
- 编后记 (255)

越地鸡形盘古神话与太阳鸟信仰

陈勤建

盘古神话是我国颇有影响的开辟神话。近年，浙江省民间文艺工作者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中，挖掘出十余篇盘古神话的异文，其中，古越腹地——绍兴、金华地区发现的盘古形体为鸡形的神话，更为引人注目。笔者以为，这类神话，不仅充实了原盘古神话盘古形象的内涵，丰富了原生态盘古神话系统的内容，而且，还揭示了不寻常的意蕴：它是我国文化史上太阳鸟信仰原型——鸡(日)信仰的生动展现。它诞生在当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该地自河姆渡文化以来，绵亘七千余年鸟信仰崇拜的典型代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古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会有极大的启迪和帮助。

盘古神话，虽然在我国西南、东南等南方省区民间有较多的流传，近年来在北方中原太行、桐柏等山区也有发现，但是，从原掌握的资料文献看，一是记载较晚，二是数量不多，三是结构简单，对宇宙世界起源的说明，也仅是盘古巨人肢体垂死化身万物，对盘古的由来及其形象几乎没有涉及。

我国最早注意并记载盘古神话的是三国时期吴国人徐整。他在《五运历年记》中云：

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狱，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甦。

天地际，第一个人类是巨人盘古，他的血肉之躯化身为天地万物，徐整这一记载是纯民间传说，还是已经过他本人“雅化”处理，尚不得知，不过他在《三五历记》中又作了另一番描述：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闢，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度，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视天地为一个混沌一体的“宇宙蛋”，呈现了民间传说的神性，然盘古何模样，没有作正面介绍。从全文看，似乎还是一个巨人形的样子。嗣后，梁代任昉《述异记》所云“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等诸说，其内容基本不离徐整所记录的。

有的学者根据佛教经义的说道，还认为盘古神话是受外教影响而形成的。《外道小乘涅槃论》云：

本无日月星辰，虚空及地，惟有大水。时大安荼生。形如

鸡子，周匝金色。时熟破为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

《摩登伽经》云：

自在以头为天，足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为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为海。

据此，学者吕思勉先生认为“《五运历年记》《三五历记》之谱，盖皆象教东来之后，杂彼外道之说而成”^①。

由于古代盘古神话的记载本来就不多，三国以后的学者，基本上依徐整之说，对盘古的巨人型形象，似乎已成共识，无有异说，对他的由来，更是无记载说及。今天，浙江古越民间流传至今的盘古神话，却为我们重新认识盘古的本来面貌，提供了新的视角。据绍兴县樊江分后堡文盲老妇胡大阿珍讲述：

老早老早时光，天地混沌，只有一条缝。不知啥时候，天外飞来一只火红火红的大鸟，在天和地的合缝处，下了老大老大的一个蛋。过了许许多多年，这个大蛋成了精灵，孕育了一个盘古。为啥叫盘古？因为他在蛋里双手抱着，双腿屈着，像是盘住整个身架，所以叫盘古。

盘古在蛋里渐渐大起来，受不了啦，用嘴把蛋壳慢慢啄破，就出来了。盘古因长得很怪：驼峰似的头顶，大鸟样的嘴鼻，肩背还有一对翅膀，双手双腿都老长。他把啄碎的蛋壳全吃进肚里，于是见风就大。脚踏着地，头顶着天，还是伸不直腰。他嫌天地之间的合缝太窄了，就用头向上顶，用脚向下

① 《吕思勉读史札记》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第11版。

蹬，用双手向左右推。他顶一顶，天高一丈，蹬一蹬，地陷一丈；推一推，左右各宽一丈。盘古呢，还在见风大。他仍然脚踏地，头顶天，没法子伸直腰。他不甘心，继续顶呀，蹬呀，推呀，如此一万八千年，天就极高，地就极深，盘古把天和地真正分开了。但是，盘古的气力已经用尽，不久死了，所以讲盘古活了一万八千岁。

盘古死后，灵魂飞到天上，成了雷公。他的身体各部分，分别变成了日月、星辰、风云、山川、田地、草木。^①

无独有偶，金华东阳县永昌乡雅坑村老农张宣之，在讲述《盘古开天》神话故事中，也有相似的说法：

老早老早以前，没天，没地，没日，也没夜，通天下便像个硕大硕大的大鸡子。大鸡子里头是鸡子黄，中央是鸡子清，外头包着个石硬石硬的鸡子壳。也勿晓得是啥缘故，这鸡子黄里头孵出个盘古。盘古长着鸡的头，人的身，整个身架便像只盘笼鸡^②在里头盘着，双脚踞^③着，所以叫作盘古。盘古宽宽慢慢地大起来，天地日夜勿分的生活他受勿了，便把盘着的身架伸了伸，踞着的双脚蹬了蹬，直直挺挺地站起来，用手拷，用脚踢，用嘴啄，用头拱，四处乱敲乱砸。拷拷踢踢，拱拱啄啄一连弄了七七四十九日，把个鸡蛋壳砸破了，鸡子清，鸡子黄都流出来。鸡子清轻，浮在上面成为天；鸡子黄重，沉在下面变作地；鸡子壳呢，被盘古砸了个米米碎，都杂到清和黄里去了。杂在黄里的变成了岩石，杂在清里的变成了星。清里杂着两块稍微大点的碎壳，一块变作日头，一块变作月亮。从此之后便

① 《绍兴市故事卷》第3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盘笼鸡：指雌曲在蛋壳内不能孵出的小鸡。

③ 踞：东阳方言中读gu，蹲着的意思。

有了天,有了地,有了日,也有了夜。盘古呢,活到十万八千岁,死啦,身子变成了昆仑山,魂灵变成雷公。所以后来的雷公像,都是人的身子鸡的头呢。^①

上述二则最新发现的盘古神话异文,与原三国以来文献所录的盘古神话相比较,显然更有独到之处。首先,现存的神话似乎更接近于神话的原生形态。从世界神话发展史考察,神之形象是由兽或者半人半兽向着人,逐步演变的。我国的西王母神形象便是代表性的一例,在远古神话中她是“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②一副兽样,到《穆天子传》中已成为人形的王母,至托名班固所著的《汉武故事》中,则是“年三十许”,“容颜绝世”的倾国美人,连汉武帝也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神话之神,越古老原始,其形象兽形就越多,神性也越足。徐整虽为我国现有文献资料收录盘古神话的第一位功臣,然而他毕竟不是我们现代掌握民间文艺学、神话学知识和技能再去搜集民间神话故事的专家,不懂得原原本本搜集整理的科学道理,也可能,他记载的盘古神话并不是他所听到的第一手资料。他生活在盘古神话流行的吴地,对神话本身也一定有所闻,问题是他写在书里的,无论是《五运历年记》还是《三五历记》,从文字看,斧凿之痕迹是比较明显的,盘古的神格,也已完全“人”化,缺少了原始神话神格的野性特色。绍兴、金华现存盘古神话中,盘古神的原始野性本色,保留得比较完整。盘古生着“驼峰似的头顶,大鸟样的嘴鼻,肩背还有一对翅膀”,一个鸡鸟形的神怪模样,较之我们熟知的徐整笔下巨人型盘古形象,注入了更多的神性,神话味也更浓。

其次,对盘古的由来作了过去未曾记录过的重要补充,明确指出了他是由蛋孕育而成的。“老早老早以前,没天,没地,没日,也

① 《金华故事卷·盘古开元》第5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山海经·西次三经》。

没夜，通天下便像一个硕大硕大的大鸡子，大鸡子里头是鸡子清，中央是鸡子黄，外头包着个石硬石硬的鸡子壳。也勿晓得是啥缘故，这鸡子黄里头孵出个盘古”。较之《三五历记》中“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的叙述，更为丰富、完整。故事的重点在盘古的诞生及成长。

再次，与众不同的是，盘古自身形象第一次有了正面的描述：“盘古长着鸡的头，人的身，整个身架便像只盘笼鸡在里头盘着，双脚踞着，所以叫作盘古。”关于天地开辟，源于最初混沌的“宇宙蛋”，中西方都有类似的神话传说，前面提到的佛教《外道小乘涅槃论》、《摩登伽经》中的“形如鸡子”及“自在”化成世间万物的说法，确与徐整所记相近。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盘古神话受佛教故事的影响，似有道理。但是，现发掘于浙江的盘古神话中有关盘古鸡头人身形象及其由来发展化身后“灵魂变成雷公”的说法，都是以往中外诸说所没有的，盘古的形象首次被突兀出来。过去的盘古神话，实际只讲了一个问题：巨人型盘古垂死化身，演化成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新发现的盘古神话，却回答了盘古是怎么来的，他是何等模样，为何要开天辟地，躯体化身后，他的原型灵魂又到哪里去了等一系列问题。盘古的形象前后一致，天外的大鸟生下的大蛋，孕育了鸡形的盘古，化身后的灵魂又回到天空，成了鸡头人身的雷公。神州大地一些庙宇雷公的塑像，正如神话所述的那样，鸡头、人身，背上还有一对大翅膀，浙江民间俗说，它是盘古变的。

经过分析比较，我们清晰地看到浙江现存盘古神话填补了原神话诸多的空白，故事本身的语言、形象、结构，还保持着原始的形态，稚拙、古朴、神秘，如遗存千万年之久的活化石，使人感到无比的惊讶、欢欣。它为我们重新审视盘古神话的原貌和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无疑是神话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拓展，丰富了江南越文化乃至中国古文化的内涵。

二

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古形象以鸡为原型，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它使我们能有机会一睹远古初民心目中盘古神的“庐山真面目”。

盘古为混沌“宇宙蛋”的卵生性，大家是熟知的。但是，卵生的盘古是何模样？原有的神话中没正面涉及，从上下文含义推测，以人形为主。作为卵生神话，其孕化物，从神话发生学考察，也不一定是禽类，蛇类也是卵孵的。因故，我国古代关于盘古形象，也有蛇体的。如《广博物志》云：“盘古之居，龙头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可是，绍兴、金华两则完整的盘古神话，却要把他勾勒为鸡形的，这又是为什么呢？笔者经过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以为真正的盘古神话理应是这样的。以鸡为原型的盘古及神话，其形象的中心结构与神话故事的意蕴是相吻合的，可以说，盘古的鸡形外貌和物性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性、神格是一致的。

鸡在我国古代人民心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更为突出，享有崇高的礼遇。汉应劭《风俗通》云：“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扞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岁月更迭，昼夜交替，唯鸡为准。为人之行动，也以此迎东方——太阳升起的鸡鸣为序。鸡俨然是太阳、人和岁月运转的最高指挥官，它的第一声啼鸣，唤起了太阳，驱动了时序，叫醒了人类，它所创造的伟业，谁能比拟？我们的古人对它杰出的才干，表示了极大的尊崇和敬仰，重要的祭祀活动，都“以鸡祀祭也”。《山海经》云：“祠鬼神皆以雄鸡。”鸡在古代民俗里具有无上的神力，排位还在驱鬼避邪之神郁、垒（也有称郁垒和神荼）之上。《括地图》载：“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

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问不祥之鬼，得则杀之。”金鸡在此，高高在上，似处统帅地位。故古民间，新岁避鬼逐疫，首先用鸡：“门户用鸡”，即“杀鸡著门户，逐疫”或“帖画鸡，或斫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岁旦，绘二神披甲持钺，贴于户之左右，左神荼，右郁垒，谓之门神”^①。由此可见，古代门户避鬼逐疫，主要借神力于鸡，门神仅是鸡关照下的二员大将，他们得以问不祥之鬼，其法力也来自悬挂于他们之上具有神秘力量的鸡。古人对鸡神力的崇拜，还扩展到鸡的前身——鸡蛋。周处《风土记》曰：“正旦，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炼形。”《炼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各七枚，辟瘟气。”新岁伊始的第一天，鸡与鸡蛋，成了人们饮食起居中的头等大事，万万不能掉以轻心，或祭或吃，都直接关联到住户家的祸福和生命的安危。

为此，古人虔诚地把鸡抬到最高的位置加以顶礼膜拜。他们把与人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六种动物和人一块儿排出生庆典，鸡被推为首位。《荆楚岁时记》引董勋《答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羊。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正月七日为人日，排在最后。古人是讲究现实的，他们知道，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使人能成为人，并能供人成长发展的自然万物，在这中间，他们凭直觉与情感，将最好的位子让给能准时帮人们迎来光明的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白，盘古以鸡形为原型，是有其深刻而悠久的民俗信仰背景的。在古人直观中，鸡鸣能迎来太阳与万物的勃勃生机，而盘古开天辟地，孕育万物，与鸡所唤出的世界是一样的，二者一脉相通。鸡是盘古，盘古是鸡形，在原始神话思维逻辑中是顺理成章的。盘古凭着鸡原型所赋予的鸡的神力，开天地，造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从中繁衍人类，成为一位真正的创世

① 《荆楚岁时记》第6页，岳麓书社1986年6月版。

英雄。人们对鸡的敬仰、崇信，也随之附会到盘古身上。在此，原始的鸡信仰与人类对创世的探寻合流了，鸡形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诞生了。

毫无疑问，鸡形盘古神话，比以“宇宙蛋”为基础的蛋形盘古神话，更符合盘古创世的伟业和壮举。其故事情节，也体现了这一点。如前《青史子书》所述“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皆鸡使然。这是蛋形盘古神话所无法企及的。或者说蛋形盘古神话缺少了这一重要环节，故形象和故事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从神话发生学的视角审视，蛋形盘古神话形象的内涵和形象的行为间未有交感律或接触律构成的互动和默契，因而，故事的本身也就显得简单和不完整。鸡形盘古神话就不同了。盘古形象的中心结构里，已注入了鸡原型及其神性。盘古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伟大的创造力，与鸡的神性是分不开的。盘古神话在某种意义上，是远古初民鸡崇信习俗观念的神化。“雄鸡一唱天下白”，原来夜色朦胧，宁静虚幻的空间，一下热闹起来。金色的太阳放射耀眼的光芒，迎着阳光，山笑，水喧，草木欢唱，在黑夜中仿佛虚无的世界，随着鸡鸣，一个个冒了出来，一派生机。鸡在黎明前啼鸣的生物习性，被我们原始初民的野性思维，幻化成可以变黑暗为光明，化虚无成万物的神奇魔力：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基因降临了。与蛋形盘古神话不同，鸡形盘古神话中的开天地，形象与情节的发展，内在潜藏着可然律与必然律的因子。神话并非是随意的创造，而是古代人类认识事物的特殊方式，是隐喻，是对现实的诗性解释。意大利著名的神话学者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宣称神话是“真实的叙述”，不过它和诗一样，不能照字面直解。因为原始人类还没有抽象的思维能力，只能用具体的形象来包孕逻辑概念，即“想象性的类概念”来描述他们所见到的事物。鸡鸣天亮，万象更新的自然现象，被盘古开天“想象性的类概念”所代替。鸡的原型诗化为盘古神的形象。对此，西方一些学者曾有过不少理性的阐述，最有影响的是卡尔·荣格。

他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解释说：“原始意象即原型——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见到这种形象。因此，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鸡与盘古的关系正是这样。盘古鸡形，这是我们先民在远古的农耕生产和生活中，长期体验同类经验——原始意象的凝聚反复，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鸡的习性与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紧密联系的历史现实，在民众群体的记忆中的投影、积淀，最终酿就盘古形貌独钟情于鸡的神话，从而也给神话本身寄寓了更深邃的历史内涵，更鲜明和浓郁的民族风格，更个性更突出的区域特色。

三

鸡形盘古神话出现在浙江古越腹地，意义是巨大的。这是该地千万年来民众信仰的结晶。

近年来，随着河姆渡原始文化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纷纷指出，当地的土著先民是崇鸟的部落。鸟的信仰习俗，七八千年以来，连绵不绝。^①笔者据此作进一步的探索，发现古越的鸟信仰并非是原始初民白日做梦，胡思乱想出来的，而是当地民众在开创稻作生产的活动中逐步萌生的。他们崇敬鸟，也崇敬太阳，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太阳—鸟”的崇信，即太阳鸟的信仰，在远古中华大地，乃至环太平洋沿岸鸟信仰的氛围中独树一帜。^②

直到今天，浙江古越腹地仍遗留着上古时代就已广泛流传的太阳鸟信仰。丽水乡间畲族民间遗存的《太阳鸟》传说，便是典型的一例。故事讲：阳鸟的鸣唱非常悦耳动听，太阳听到阳鸟的啼唱，就不肯睡觉，世界就没了黑夜。喜欢黑暗的魔鬼恨死了阳鸟，

①② 陈勤建《古越鸟信仰与稻作生产》，《中国民间文化》1993年第2集。

一心要把它除掉，双方展开反复的较量。阳鸟被魔鬼囚在十二层铁笼里，阳鸟就用尖嘴啄，啄一层，要一个时辰，足足啄了十二时辰，它展翅飞出，高声鸣唱，太阳听到阳鸟鸣唱，马上醒了过来，人间又有了白天，大地恢复生机。魔鬼又把它抓去。如此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世界就有了白天与黑夜。每当天将破晓，早起的人们听到的第一声欢悦的鸟鸣，就是阳鸟刚啄破十二层囚它的铁笼，呼唤太阳快点醒来的第一声鸣叫。阳鸟，有人说它大如山岗，有人说它小若蜜蜂，有人说它形似鹞鹰，有人说它灵似凤凰，可谁也没能见过它的真正模样。但它一声鸣唱能把太阳叫醒，人们猜测，它一定比太阳还伟大，还美丽，所以又把阳鸟称呼为“阳兆鸟”。阳鸟、阳兆鸟，冠之于太阳鸟的称号，再恰当也没有了。

那么，令人崇敬的阳鸟、阳兆鸟、太阳鸟究竟是什么呢？是先民幻想编织的灵鸟，还是先民依据现实给予的桂冠？我以为是后者，它们就是具有特殊生物习性——会准时啼鸣的鸡。鸡啼日出，鸡的生物习性与太阳运转（定为地球自转）的天然偶合，组成了太阳鸟原型，鸡（日）信仰，奠定了河姆渡以来太阳鸟信仰的基因。

为学界所熟知的河姆渡的圣图——象牙板雕刻的“太阳一双鸟”图象（即双鸟朝阳图），是当地所能见的最早太阳鸟信仰图。笔者认为，它也是我们现存最早的鸡（日）信仰形象图之一。那优美颀长的双翅与尾羽，多像我们在浙江山区仍能见到的雄性山鸡！同地挖掘出土的连体双鸟纹骨上，双鸟头顶的曲线，分明是鸡冠的抽象。连体中间的火球，象征着炽热的太阳。它附同象牙板“太阳一双鸟”图象，一起向后人昭示了制作者对鸡（日）无限崇敬的虔诚心理。鸡（日）信仰幻想的艺术加工，凝练出太阳鸟的信仰。同为鸡（日）信仰的形象图案，连体双鸟纹比“太阳一双鸟”图深化了一步，由双鸟烘托体外的太阳，递进为连体包孕体内的太阳，原本分离的鸡、日，合二为一，这似乎表明原始初民对它们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理解，在具象的鸡日崇信向抽象的太阳鸟信仰过渡中提